虞初志

嵩岳嫁女記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一二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

第宅甚弊雖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五三里儻能迂轡藁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凉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晝好鳥騰翥和鳴關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櫹中厥

味何如瓔韶曰乾和五酘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端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酘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

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賚諸從者飲一巵皆共醉各止于戶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于路傍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鄗坐璆鄗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畫生圍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鄗詰其由曰余夕

帝天群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雜膻
羶請以知禮導尊降此皆諸仙位坐不
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爛亘天簫韶
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米精
方盤於瑤幄之內群仙方奏霓裳羽衣
曲書生前進有命再拜夫人來人妻帷
笑曰下城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
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婿可名賜薰髓

酒一盃瓊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嘘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爽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瓊韶於群仙之後縱目瓊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游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帷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父登有玉女問曰禮

生來未於是引琴韶進並於碧玉堂下左劉君哭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主毋因奏章事者有何所為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矣以其久因賄賂屢官途以苛虐為官攻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雖雄於貨財巧為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徇從於人奏章

湛懇特紂死限量延五年琰問劉君誰
因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
導以鸞歌從以嬪嬙及瑶幄而下王母
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為救龍神散水
旱之計作瀰淮蔡以殲妖逆漢武曰秦
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亡秦表斷其
惑衆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
綱耳其表云某孫某克構丕基德洽兆

廉隅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斷車幸中夏西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朗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是稔群醜但使年餓癘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眦其利則厚伏

請神龍施水厲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
戰力漢王曰表至嘉第既允許可以前
賀勝劉奐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
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空而下執絳
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群仙皆起
王毋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
飲王毋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
夕主張月宮之讌非不勤請耳王毋又

回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蕪廢矣定鼎門西路忽焉複新市朝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觀君酒為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

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廻乘汗漫
風猶想停觴憩昭宮實移玄圃情方洽
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
霞盃泛曙光紅崑崙迴首不知處疑是
酒酣淸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
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
子周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兎銀河
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穆滿饒

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髏頭漢主上王母酒歌以送之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君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

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遊温泉望翠華帝持盞久之王毋白態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自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殺羅歌鍾中宵息從無金仗太驚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

仙亦慘然於是青龍持盃立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翱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靈及瓊醽醪

韶嶽館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箋筆硯而至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謝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雲爲鬟何勞傳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孝盤詩云太精帳開銀燭明風飄珠珮連雲清休勾紅粉飾花鈿早擁鸞凰朝玉京巢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帕擾漿亦孤夜莫使一花衝曉

開詩既入內有環珮聲即有玉女數十
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坐
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實可
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
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
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
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
君謂璆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

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僕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顛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矣所在雖見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宦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

今不知所在

嵩岳嫁女記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蓋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馭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婢妾

賓客將吏與衆覓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杖除衣精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把襆劍盡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蔕遂固用之自謂猶漢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巖稱將軍符一篇勝者謂之泰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

侶其鄙褻不經率皆如此江揚縣前一地祇卜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衡此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眞功遂修崇之廻廊幽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決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君云神遇騎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

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爲觴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忽起延和閣於太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香列果實以祈玉册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發之者於漆井甕達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

燒盡降眞無二事開門迎得聖將軍此近詩祅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群仙來往　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揀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佩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

縣寧百姓輩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遺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尙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緑衣年少謂之章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嬌袖拂眉青章郎年少恥關

事業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是歲詔於廣陵立騈生祠并刻石頌差
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
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
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栅緯如故因令
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
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騈大驚
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

因人力自然而登即令兩都出兵伐鼓躁迎入碧鷄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偽云人牛拽不動斯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築碑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絶倒比至失守師鐸之叛黃巾壞墉而進

常與丞相鄭公不以聞之知之慾由適
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僉合者使
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
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
於深井里聶夫人今近日不知肯更爲之
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虀粉者駢
立召宰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
手足生踈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

婦人衣匱于別室守一寢於驛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蟲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驛吏謝守一因蒙仙公再生之恩願與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辭失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驛曰夜來因巡營至店上廟前見無限僕從甚中

求卻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鑄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者亦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寶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悅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由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畢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虵近成文字並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

香几上駢見之不勝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蒞修功著特有是命錫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塵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矣駢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驢鞴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

御親密闕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
飛鍊金丹晝耗資財動逾萬計自居用
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
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
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
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䜩
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

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戴聳復指揮羅家
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群
盜攻剽川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
舅徐魯仁綿給之歲餘通于魯仁室為
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
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
驅役考召之術弘徽既死用之復著于
廣陵遂繫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

飭丞相劉公節訪淮左有異道真法者
遂捕其黨用之羅遊蘭渡時尚劉鍊燕
曰召數方彼老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
之以其術通燕客炎逾月不得薪劉海
親人命公盡公楚齊之過為備服自之
曰江西呂巡官因關薦於劉海及召試
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壽考觀察
推官伪稱削其名問學之曰無可書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力樂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我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敗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誘邀之暇每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

金寶娛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
義上下相蒙大逞祆妄仙書神符無日
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賄賂公
行條章日紊頻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
愁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國
請置巡察使採聽州城密事渤海遼承
制按御史大夫許諸軍都巡察使於是
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官吏陰獲兇狠

者得百許人厚其官俸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然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變吏諸葛殷袄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

皇以令公父爲人臣機務稍曠護於
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忠羽
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
以不問優職察之明日殷果來遂中裀
見斯於碧筠亭設形鬼態辯詐蜂起謂
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駭莫測也俾
神靈遇之謂之道尊將軍也每從容酒
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耳忽倦自是

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
陰狡用之無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
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殷欲
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
內當有祅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
匹也駢曰為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
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為
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

滬濱方盛執事者輙挺道覺師儒攜挈老幼徧闐道路觀者莫不憫然殷還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痺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其赤衣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雖與殷效由未嘗不廢寢忘餐或凝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疾痛忽發即抑搔掐指爪之間膿血淋漓斷續之飲嚼曾無難

色左右或以爲言斯國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斯前有一癸于海關殷腥穢之氣則衆訝之謂怪其聊御殿癸日某常在大蟒逶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獲復相識其虐誕率多如此寓虐常謂人曰吾知不畏吾滅族宽家也殷性躁虐知嶲州說渙兩見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宅元年僞朝授殷兼御

史中丞聞變登城陷竄至灣頭爲邏卒所擒腰下橐金數斤遺大犀帶兩條既縛入城者姓衆觀交擲其面尋撮其鬢髮殆剋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殺至百餘錢而未絕會歸鐸毋自乎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之後蘇于牆下執杖者尋以宣下時之騙殿過決罰如初始殷老還北橋寓之所尋布於遞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戕殺殺曰男子應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負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姦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搢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

挽人耳目故丞相李蔡以其能首任之
高郵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荊國監尋
奏爲制史制命未行會畢變復歸廣陵
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
兼權轉運使倚朝援堯卿御史大夫堯卿
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厮養
輩必欲往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孝
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趣利

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
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琛知兩
使句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
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
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
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佗人所殺棄屍
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

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遞上閻羅王牒人以為笑端

崔少玄傳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絹衣駕紅龍特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瑞及顧右手有文自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遥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

東嶽泰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曰王華君來乎詭怪其言因誰爲王華君曰君妻即王華君也因是及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既明矣難獲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英人之音俾莫能辨逡巡揖而退俾拜而闢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隲所積豈居無欲爲王皇左侍書謚曰玉

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
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謫
落所犯爾為同官四人退居靜室嗟歎
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
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
君已前至此令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
中日獨居靜室陋既懸異不敢輒戲其
國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

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妙畫來詣其室升堂踐榻笑語逾夕隱詣而觀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沈累至垂不可不隱試其言亦頗隱諱洎陳罷府恭又解郎組得家寺洛陽歷以數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載謂陳曰幽玄之父誁筭極于二月十七日昇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爲

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猶其報矣乃請
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
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篋箱
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
大人之壽當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
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
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机授以功章
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

許真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
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醑酒三
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共異之私詰於陞
陞終詰之經月餘遂命陞語曰玉清貞
佑將雲余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
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煞施有仙品將欲
反神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
無世累喜遺余父母之念又以教父之

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
畢於此矣匯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
蟻虱黷汚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騰乞
賜指諭以救沉淪又永不忘其恩少玄
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
旨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
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
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

則真形於幽然眞姿臨求神之久留光
儉影藏體性剛齋丹霄碧虛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空餘墳近陳再拜發其辭晦
其義理詭請講貫以爲指明答云同君
之於道猶未執躡上仙之韻昭明有時
至景申年中還邪邪先生能達此辭與
君開釋分見天路未關但當保之言畢
見在九日葬樂昔遊如空發襯視之留衣

而蛻處宣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陲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瑯邪人也遊華岳廻道次于陝郊時陲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

少玄之事於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
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即
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
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解釋
流如貫珠凡玄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陲
執筆盡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
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然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讀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大保掾南陽劉

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于齋于别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眞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眞人小有仙王清虛眞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眞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眞之道

青童君曰清虛夫王即汝之師也慶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眞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開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

洞真經靈書八道堦度炎光若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中授夫人爲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眞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

上三元九星高眞虛微入道上清晨
襃爲太常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日丹
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
眞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襃昔精
思於陽明西山受眞人太師紫元夫人
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眞誦修
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
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

槐華玉君又曰我昔受祕訣於紫元君
藏聽教於師之日云此篇當傳諸眞人
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
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
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
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
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
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

於是四眞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玉君乃解摘經中所脩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眞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璈靑童命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鐘陽洛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靑虛眞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金拊九合

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欻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紉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紉彥物故值天下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跡知中原之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

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祐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寘心齋靜貞靈累感修眞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

上玄仙遣飆車來迎夫人乃託劒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清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淸齋五百日讀大洞眞經并分別眞經祕要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眞各摽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效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

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眞金母金闕
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
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
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
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
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
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
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

道教授當爲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眞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君小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眞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宮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靈合節八音靈際五鳳鼙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眞各歌歌須臾司

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嶽迎官並至虎旂
龍輦激耀百里中並冊諸眞乃共與夫
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
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
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
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
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
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

并注敘青精𩛿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
[illegible]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琊
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
並皆昇仙陶眞白眞誥所呼南眞野夫
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
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
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
裴清靈眞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

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
玄圃北壇西瑶之上臺天眞珍文盡藏
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摠轡
太空手携烟霄足躡玉庭身昇帝闕披
寶噏精論九玄之逸度泚萬椿之長生
眞言玄浪高譚無清今則適靈塵埃訓
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譬者
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散

蕩斯邪愼之樹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聦盤帝叔申詣清虛宮授眞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飛求之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絶淫色之念也君抱淫慾之心行上眞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

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眞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所故當因煩以領無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悋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

世或顯或隱記體道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屏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

勝紀徵示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
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眞
尸南眞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
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
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
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
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
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

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號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眞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

仙藥尸解非是靈丸者鄷不得遂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脩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假由多

言而守多端而拘苟免也是以曾巢類被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妄爲二竪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慾[illegible]蕩眞豈若守根靜其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漻與尼光爲一齊內外均福也眞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眞之兆自然之感紙假爾除也若外鬼

察觀之氣內有愠結鬱咽有如此者藏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自以隨世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翕綠軿上真宴瓊臺

邈爲棲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趣
覩敎入書翰道成初不遊人事則可預
使命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
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
久蕪梗蹤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微年
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脩飾
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
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

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
碑以紀其事焉

魏夫人傳終